



## 过年

◎梅九宏

小时候,只要到了腊月二十,年味就浓了。大人们开始忙过年,除了要把家里收拾干净外,个人也得在新年到来前,好好洗干净,洗去旧年的霉运和不顺,以崭新姿态迎接新年。

因此,在大年三十前,完成洗澡任务也是一件大事。一般是在腊月二十八前后,凌晨三四点钟左右,爸爸就会叫醒熟睡中的我和哥哥,顶着凛冽的寒风,赶往小城里的浴室。

掀开厚重布帘子,进入休息区,热浪扑面而来,有躺在通铺聊天的,有刚洗好在擦身子的,有正在脱衣服准备洗澡的,不时有人进进出出。

服务员看见我们进来,扬起手上热乎乎的毛巾,满脸堆笑地打招呼,并顺手接过爸爸递上的香烟,熟练地往耳边一夹,然后热情地说:“今天客人多,橱柜已满,帮你们爷儿三个衣服打个包,先去洗,有了空位帮你们留着。”同时不忘提醒浴客:“前客让后客,抓紧穿衣服呀!节后再来慢慢喝茶聊天!”

三下五除二,我火速脱去衣服放在一个摊开的大浴巾上面,服务员包起打结,搁在一侧。我匆匆忙忙进入洗浴区,雾气腾腾、声音嘈杂,大池子里像下饺子似的,人头攒动,爸爸说我个子小,赶紧想办法挤入池子里的空当中,要我先把皮肤泡得松软。

其实,浴池比下饺子有过之而无不及,因为下饺子的水好歹是清水,而浴池的水非常浑浊,更像杂烩汤,池面上漂浮着肥皂泡、污垢等。一下水身上就立即沾满一层泡沫,简直脏得不忍目睹。而且,饺子可以在锅里随时上下左右翻动,但我在浴池里几乎寸步难行,只能非常艰难地缓慢挪动。我坚持浸泡了一会儿,马上就爬到池边,爸爸帮我简单搓了几下,然后抹上肥皂泡,我立即见缝插针再次钻进池里,又给浴

池增添了新的“营养液”。

我们父子三个都火急火燎地洗完了澡,回到休息区,还是没有空位,只能迅速穿好衣服,在服务员殷勤的招呼声中,又趁着夜色回到家,妈妈看我们这么快就回来了,很是诧异,开玩笑地说:“你们去跟水做香的呀!”意思是说我们蜻蜓点水、敷衍了事,没有认真洗干净。唉,那环境那阵势,谁还愿意多待呀,只求匆忙完成任务,洗过澡,只等过年了。

正月里,很多同学跟着父母到处走亲戚,而我家亲戚比较少,且常在一起吃饭,也不太有轮流做东的习惯,就跟平常一样,除了桌上加几个菜。加上那时候的春节,商场、饭店都停业,一般要到正月初十后才能正常营业,连卖早点的都要等到正月十五才出来设摊,所以春节期间相对无聊,就我而言,更巴望的是元宵节。

小城里有“十三上灯、十四看灯、十五元宵、十六大荤、十七财神、十八落灯”的习俗,还有“上灯圆子落灯面”的说法。上灯那天,吃完圆子,开始陆续走出家门,马路上川流不息、人山人海,特别是老县政府门口的马路两侧,拉灯的、看灯的、凑热闹的,都聚集在那里,摩肩接踵,有的地方甚至挤得水泄不通,我就喜欢跑到那里转悠。那个空间,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,不过20世纪80年代,安全意识也不强,大家平时压抑太久,要的是烟火气,想的是热闹,而我也有自己的小热闹。

每年元宵节,舅舅从不让我失望,他总帮我扎一个大大的兔灯。虽不豪华,但是大方端庄,四个轮子是用木头简易刨凿出来的,没那么圆润滑溜,加上当时的马路不大平整,拉起来一颤一颤的,倒也有点像兔子奔跑的姿势,不过也不敢牵引得太快,因为兔灯肚子里点着蜡烛,担心蹄疾

蜡烛不稳,极易把兔灯烧毁。

很多调皮的男生,他们的闹元宵是胡闹,喜欢用小石子砸向兔灯,他们希望看到的场景是,蜡烛倾倒兔灯燃烧,然后家长慌忙安慰小孩,行人一阵唏嘘,捣蛋的一阵起哄。所以特别是一些新颖奇特的兔灯,往往出行时阵容豪华,前有引路,左右有护卫,后有压阵,小孩在中间拉灯,如此前呼后拥,严防死守,生怕遭到暗算,但好像也是难逃厄运。

我家这个兔灯不起眼,从没被盯上,每年都能平安度过。如今不一样了,兔灯的工艺、材料等不断改进创新,以塑料材质代替纸糊的材料,以小灯泡代替蜡烛作为光源,以小巧轻盈且携带方便代替原有的粗大笨,少了传统味儿,但有了新气象。

元宵节也是县里工人文化宫最为热闹的一天,有奖猜灯谜是其中一个保留节目。那天人头攒动、熙熙攘攘,我随着人流涌进一间教室。

我站在最后排看热闹,主持人出谜面,观众举手竞猜,猜中得奖,当时有一个谜语是“休得无理”,要求打一服装名,几轮竞猜,无人胜出,然后我就津津有味地听主持人作了详细解读:“丈夫毫无道理地将妻子休回娘家,这是违背良心的,所以谜底是背心,而且是男背心。”我恍然大悟,接着用主持人讲的方法去猜,但好像还是没有成功的。

虽然是“十八落灯”,其实总要拖拖拉拉、零零星星持续到正月二十左右,再期盼着下一年的元宵节。

当然没过几年,随着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兴起,每年这类人员聚集活动逐步萎缩,城市繁华了,经济发达了,车流增加了,城市烟火气少了。不过,去年老家又在之前县政府的地方,重建了以前的中山路钟楼,还搞了除夕迎新活动,那天也是人山人海,仿佛又有了那些年的热闹。

## 坝上一日游 | 走马天下

◎沈伯文

坝上在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处,因有草原而盛。我虽没能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,但在坝上一日也玩得像个孩童般快乐。

到了内蒙古,导游便悉数将游客交给当地组织者。晨起,便见到了排着长龙阵的越野车,像训练有素的部队,早早便在酒店前列队接活儿,等待出发的一声令下。四人一辆车,此时原先的团队被编成一个车队,队长便是指挥长,始终在第一辆车。车载对讲机声音洪亮,队长用着能让我们听懂的普通话和我们进行交流。他们为了深耕旅游资源,让游客体验大草原牧民的生活,设法将客人接到牧场腹地,过去是靠步行或骑马。队长说,那是艰辛而缓慢的,现在社会进步了,我们用越野车让大家既玩得舒适又快捷地饱览大草原的美丽风光。队长口若悬河的介绍,真让我眼前一亮。

越野车视野开阔,可以环顾一眼望不到边的碧绿,从眼前延伸到天际。天上朵朵白云在翻腾,干净如洗的蓝天就在眼前又在天边,一会儿能见到成群的牛羊悠闲地低着头,啃食着地面的鲜嫩,填着像是永远填不满的胃。

到了晌午,车队行至预设景点,队长一声令下,车齐齐整整地在几棵绿色葱茏的大树下排成长龙阵。见游人们纷纷惬意地从车上缓慢往外挪。此时,十多名驾驶员又转换了角色,队长左手把酒瓶,右手拿着酒杯,依车序给游客敬上“下马酒”;嘴中不断念叨:请远方的客人接受草原牧民的敬意,祝你们在坝上玩得开心。此时,无论男女都畅快地接受大草原这份珍贵情谊,一仰脖子,痛快饮下。接着又是热烈而特有仪式感地给我们敬献洁白的哈达,他们将哈达双手高举低头,嘴中念念有词,我们一个个虔诚地弯腰伸脖,欣然接受大草原的神圣礼遇。一杯下马酒似乎消解了主客之间的生疏,一条充满神灵般的哈达担在了双肩上,我已觉灵魂在升华,大草原的风土人情渐渐入驻内心,尘世间的庸俗与营苟被洗涤。随车而至的大音箱里飘出悠扬旋律: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《鸿雁》,近处一堆充满民族风情的服装任大家选择,摆上不同造型,留下珍贵大草原的靓丽。

再环顾一眼活动场地,风筝也带来了,拔河使用的大麻绳堆在地上,中间还扎了一根醒目的红绸带,已有几个眼疾手快的青年人,比拼起了脚尖上的足球功夫。此时的坝上草原成了一片欢乐谷,举目远眺,许多类似场地也在载歌载舞。是的,寻找欢乐也许是风尘仆仆奔赴千里之遥的理由。

此地离塞罕坝很近了,夕阳虽已西斜,但队长还是下令:向塞罕坝进发,去看一眼经几代人流血蒙尘的知青林。一会儿面前便是参天松柏,车行许久未出林海,来到林间,我深鞠一躬。每一棵树都是我们的同龄人为之创作的大气而奢华的作品。今日我得以一见电视剧《无悔青春》冯程们的毕生努力,才有了今日长在眼前的绿色长城,在捍卫着祖国的蓝天白云。

我带着感悟,踏上了坝上一日的归途,但内心却涌动着难以描述的依依不舍。

## 东海晨景

◎陈顺源

## 玉兰一瓣

蜡烛不稳,极易把兔灯烧毁。

很多调皮的男生,他们的闹元宵是胡闹,喜欢用小石子砸向兔灯,他们希望看到的场景是,蜡烛倾倒兔灯燃烧,然后家长慌忙安慰小孩,行人一阵唏嘘,捣蛋的一阵起哄。所以特别是一些新颖奇特的兔灯,往往出行时阵容豪华,前有引路,左右有护卫,后有压阵,小孩在中间拉灯,如此前呼后拥,严防死守,生怕遭到暗算,但好像也是难逃厄运。

我家这个兔灯不起眼,从没被盯上,每年都能平安度过。如今不一样了,兔灯的工艺、材料等不断改进创新,以塑料材质代替纸糊的材料,以小灯泡代替蜡烛作为光源,以小巧轻盈且携带方便代替原有的粗大笨,少了传统味儿,但有了新气象。

元宵节也是县里工人文化宫最

为热闹的一天,有奖猜灯谜是其中

一个保留节目。那天人头攒动、熙

熙攘攘,我随着人流涌进一间教室。

我站在最后排看热闹,主持人出谜面,观众举手竞猜,猜中得奖,当时有一个谜语是“休得无理”,要求打一服装名,几轮竞猜,无人胜出,然后我就津津有味地听主持人作了详细解读:“丈夫毫无道理地将妻子休回娘家,这是违背良心的,所以谜底是背心,而且是男背心。”我恍然大悟,接着用主持人讲的方法去猜,但好像还是没有成功的。

虽然是“十八落灯”,其实总要拖拖拉拉、零零星星持续到正月二十左右,再期盼着下一年的元宵节。

当然没过几年,随着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兴起,每年这类人员聚集活动逐步萎缩,城市繁华了,经济发达了,车流增加了,城市烟火气少了。不过,去年老家又在之前县政府的地方,重建了以前的中山路钟楼,还搞了除夕迎新活动,那天也是人山人海,仿佛又有了那些年的热闹。

## 紫琅诗会

过往与将来的岁月  
在粼粼波光中逐层递进  
列举出种种乡愁并离析出  
生命的重点

## 乡韵微涌

◎陆华丽

轻柔微凉的海风  
挤过时空的宽窄缝隙  
淡蓝色调在某个秋天的黄昏  
停顿成深情款款的凝固  
无一角度不是故乡的模样

回溯的朵朵浪花  
丈量着日月翻涌的影子  
又用深思熟虑的情节  
作出慎重铺叙